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中华现代文学大系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中华现代文学大系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4446643

10位ISBN编号：9574446646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时间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作者：馬森，應鳳凰 著
馬森 译

页数：56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前言

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小說卷 作品導讀　應鳳凰九〇年代台灣小說新座標　　台灣一九八七年解嚴以後所釋放的龐大社會力，反映在文學文化層面，是前所未有的流派混雜與思潮的活潑多元。
小說家本是文化菁英，各家作品交織起來，可以是一張神經管線密集，反映極其敏感的社會思潮網絡。
台灣九〇年代小說呈現所謂「後現代」與「後殖民」情境，包括題材的多樣化：如原住民小說、都會中心、新鄉土、馬華文學、酷兒文學、女性主體等，煙火般同時賁放著五顏六色。
主題亦呈前所未有的異質多元：身分認同、族群重構、中心與邊緣的含混，同志與酷兒，歷史記憶的多面性，議題層層疊疊，彼此雜燴成一張多色多元的當代小說新座標。
本書收錄紀大偉、黎紫書、洪凌等二十位作家的二十篇小說，為這張新座標提供具體實例。
他們的年齡，從年紀最大的霍斯陸曼．伐伐、朱天心、嚴歌苓（三位作家皆出生於一九五八年），到前述最年輕的三位（都出生於一九七一年），二十位作家間年齡差距最多十三歲。
而發表這些作品的時候，他們只是二十幾歲到三十多歲的新世代作家，顯露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生產場域的年輕與活力。
固然這二十位小說家的族群身分、性別取向、文字風格、藝術手法有著千差萬別，卻也因各擅勝場，而有了眼前這片小說園地的奼紫嫣紅。
霍斯陸曼．伐伐／生之祭　（全文見955~990頁）本卷由霍斯陸曼．伐伐（一九五八｜二〇〇七）的〈生之祭〉開篇，不論從題目著眼，或從「原住民文學」蓬勃於九〇年代的整體文壇現象看，都有鮮明的象徵意義。
本卷共有兩篇「原住民作家寫的原住民小說」。
須如此費神標明其「純粹性」，因早期多有「漢人寫的原住民小說」，而近年活潑的原住民作家也寫「非原住民題材」。
讀者翻開本卷目錄頁，單從兩位作者名字特別長，有六到七個字｜｜光從紙面上已顯示「作者身分」的突出。
它同時說明了九〇年代台灣「原住民運動」蓬勃以來，「還我姓名」等認同與回歸風潮的具體實踐。
本書兩篇小說正好為原住民身分與認同議題提供最佳實例，兩位作者分別從原住民文化溯源與社會處境描述具體人物與場景。
〈生之祭〉順著時間、空間分成八段，從母親苦難陣痛的緊張氣氛寫起，到小生命落地前後，各種禁忌與儀式祭典，包括族人如何互相協助，共同打獵，參與命名儀式等，字裡行間流露著迎接新生命的喜悅，更凸顯人與大自然的融合無間。
如題所示，全文藉著小說形式，述說生命誕生與儀式祭典。
對照「原住民文學」九〇年代以清新之姿「浮出歷史地表」，就其時間點而言，也可說是原住民文學這位新生兒「誕生」於台灣文學大家族的某種象徵。
作為一位傑出原民作家，伐伐精采技藝之一，是他流暢地採擷日常生活意象，一箭雙鵰地既呈現原住民風俗之美，也展現文化厚度。
如透過慈父形象，以陽光般明亮的文字，揭示原住民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、感恩之情。
生之祭，即原住民「生之計」。
此文明麗透亮，彷彿一首發自深谷的八部合音，新鮮清澈，天籟般迴盪著和諧與素樸。
小說鋪陳原住民日常活動與人物對話，尤其透過小男孩畢馬好奇的眼睛與視角，緩緩展開大幅山林環境、儀式祭典等寬闊場景。
面對伐伐筆下美麗的原住民畫卷，一邊閱讀，我們一邊像是站在高山大川的莽林深處，讓大自然景色一下子擦亮了眼睛。
朱天心／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　（全文見991~1011頁）朱天心（一九五八｜｜）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〉以新潮的「後設」小說手法：如打破舊有的說故事形式，不靠完備的情節，存心以零碎的「事件」與「議論」來串接主題。
這類時而穿插大量議論，淡化情節；寫作者時而自敘述過程脫身而出，直接和讀者說話的方式，在過

去講究「敘事觀點統一」的時代，原是忌諱的寫作方式。
如今卻是流行的「後設」技巧｜｜作者時而在故事中「現身」，故意讓自己和讀者「在同一個時空」裡對話。
小說是這樣開始的：「我懇請你，讀這篇小說之前，做一些準備動作｜｜」，作者鋪排情節之際，一邊對著讀者喃喃說話。
因此故事少而議論多，人物更像走馬燈般來來去去一大串，讓人找不到主要角色，也讓習慣於「看故事」的讀者簡直不明白作者到底要表達什麼。
但體察小說所關注的主軸倒是不難：作者心心念念，日思夜想的，自然是眷村，是從眷村四散遠離的兄弟姊妹們。
作者透過懷念、回味過往生活習性與族群優勢，表露眷村人當下失落與失根的心情，更表達她呼喚尋找「失散族人」的強烈願望。
九〇年代眷村人在都市環境日益改變下，飄零到海外城鄉各個角落，固然有人飛黃騰達，更多人還在社會邊緣為生存掙扎。
作者擔心眷村族群消失於台灣社會，台灣歷史，於是藉由記憶與文字「召喚」他們。
呼伴的同時，她從性別職業到經歷背景，細細辨別指認，並公開宣告這個「眷村族群」之存在，不論昔日或當下，請大家切莫忽視或遺忘。
換句話說，在解嚴後台灣本土意識興起的年代，做為眷村族群，房舍拆遷改建人員四散，他們有被歷史與社會遺忘的焦慮。
回到大陸在親族眼中他們是「台胞」，回到台灣，又被指為「你們外省人」，面臨無法定位自己，身分無所歸屬的尷尬，焦慮之外也有認同的危機。
朱天心手持小說家之筆，運用電影蒙太奇手法，以畫面、場景，人物交叉敘述召喚著她的族群。
讀者追隨她鏡頭的移動，瀏覽著眷村不同時段的生活風景。
看似雜亂無章，實際上讀者通過鏡頭與文字，一步步認識眷村生活今昔傳統，不知不覺間多少認同了她所描繪的眷村文化。
嚴歌苓／老　囚　（全文見1013~1029頁）　　嚴歌苓（一九五八｜｜）的〈老囚〉透過一個三十年勞改營老囚犯的敘述，鋪陳當年牢獄生活一段「出生入死」的驚險故事。
這段驚心動魄的遭遇，還是在一老一小兩人的「對話」中完成：老囚一邊回憶，一邊講故事。
聽眾是個小女孩，也是第一人稱敘述者。
換句話說，小說作者通過女孩的眼睛描述「說話人」如何說故事。
栩栩如生地，同時描繪老囚多年前的「驚魂記」與現場說話的口氣，包括女孩聽故事的神情與反應。
若非高超的敘事技巧，不能達到扣人心弦的雙重效果。
嚴歌苓是上海人，居留海外多年，獲得大小獎項無數，這篇作品充分顯露她舉重若輕，一般寫實小說家難以超越的說故事能力。
　小說敘述者是一個活潑靈動的小女孩，「老囚」是她的外祖父，按當地土話稱呼「姥爺」。
讀者可別誤會，「姥爺」看似帶著威權色彩，其實與「威嚴形象」恰恰相反｜｜監禁三十年劫後餘生的老囚，是個矮小猥瑣還會偷小錢的八十歲老頭，接回家以後，老囚成了替全家人跑腿的老奴。
老囚把當年不顧生死，在冰天雪地裡狂奔三十里路，只為看一場電影的驚險故事，描述給外孫女聽。
何以為了電影冒生命危險？
原來他聽到消息，「場部」放的電影，他十多年未曾見面的女兒，正是這部電影的女主角。
這麼多年勞改生涯，命若游絲，生死難測，為抓住「見女兒一面」的難得機會，他不惜一切甚至拚上性命也要溜去一趟。
偷跑的過程幾度在槍眼底下出入，鬼門關前徘徊，死裡逃生，死而復生。
高潮的一幕是老囚終於在最後十分鐘擠進電影院，好容易私下付錢才爬到兩個相疊的凳子上站著看：
　　我站在那上面嗚嗚地哭。
…（電影散場）從我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我，看我這老頭跟猴子似的爬那麼高，爬那麼高去嗚嗚地嚎。
　　小說結尾，小女孩才從母親口中得知，姥爺看到的根本不是她｜｜受政治牽累，女兒其實當不

了女主角：在那電影裡的戲分不到五分鐘。
當年老囚拚死拚活去看一眼電影的「父女相會」，原來看錯了人。
果然是一個真真假假的荒謬人生，女孩最後不讓當過小明星的母親說出事實真相。
嚴歌苓打從心裡願意「讓老人到死時仍保持這誤會，讓他認為他為女兒曾做過的一個壯舉」。
老人出獄後仍保有偷看電影的習慣，讀過這篇小說的讀者，也很難忘記原來電影也是某種「文本」，不僅具有娛樂功能，它還是保存美麗身影的「活動照片」。
哪怕十年之後千里之外，囚犯甚至出生入死，電影原來還有讓「親人重逢」的另類功能。
拓拔斯．塔瑪匹瑪／安魂之夜　（全文見1031~1048頁）拓拔斯．塔瑪匹瑪（一九六〇｜｜）漢名「田雅各」，台灣南投人。
高雄醫學院畢業後，不留在城市，而是志願到偏遠鄉間行醫，致力提升偏遠地區醫療品質。
除了工作上為原住民醫療奉獻心力，他也是知名布農族小說家，用文學的筆為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族群發聲，寫出他對原住民處境的觀察與體悟，最著名便是一九八三年獲得吳濁流小說首獎那篇〈最後的獵人〉。
〈安魂之夜〉透過親人朋友相聚一室，以安慰亡魂以及死者親人，合唱著哀歌的場景，由不同角色來敘述，交代「布農族青年伊蒂克」如何在父母呵護下成長，如何與泰雅爾少女戀愛，最後又如何在部隊裡舉槍自殺的經過。
由於透過不同的敘述角度：有童年玩伴的回憶，有看他長大的親友，以及隨著到部隊領屍的村幹事，轉述輔導長哀傷的談話等｜｜整個「安魂之夜」充滿了長長的敘述，也在歌聲中傳遞著悲哀與無奈。
與〈生之祭〉相同：在對話與敘述之間，穿插著原住民的儀式、傳說與禁忌。
但本篇的色調更為蒼涼悲傷，包括部落年輕一代無視於傳統習俗，對長老們口中的傳說茫無所知。
本篇透過青年伊蒂克的死，母親的沉痛哀傷，將原住民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殘酷事實表露無遺。
本卷兩篇原住民小說：一描寫生之祭典，一呈現死亡安魂儀式，不論生之喜悅死之哀傷，出自於嘲諷控訴或無奈，都讓我們看到原住民文學充沛而飽滿的生命力。
黃碧雲／嘔　吐　（全文見1049~1068頁）黃碧雲（一九六一｜｜）為香港作家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學士，港大社會學系犯罪學碩士。
生活經歷豐富多彩，當過香港英文《虎報》記者、議員助理、開過服飾店，更是編劇、自由撰稿人。
得過港台兩地文學獎無數，文字風格強烈，善於描寫人性陰暗面，令讀者觸目驚心。
本篇〈嘔吐〉正是典型的例子。
與沙特小說〈嘔吐〉同名，既象徵某種身體疾病，也是一篇充滿心靈扭曲與心理治療意味的現代主義小說。
女主角葉細細是一個香港風塵女子與黑人所生的混血兒，童年即被父親遺棄隨母親在香港生活。
在她童年時期某個夜晚，親眼看見母親被人姦殺死亡的場面，受到很大驚嚇，從此患了一個不定時會大量嘔吐的怪病。
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是一位受過美國校園嬉皮學運洗禮，回港開業的中年醫師。
女主角與他的關係，既是病人、愛人，也是家人｜｜近乎青梅竹馬，或從小看著長大的妹妹，雖然毫無血緣關係。
整個小說是葉細細逃家逃學逃愛，既堅強又叛逆的成長過程。
小說鋪陳她從青少年起對醫師畸形且堅定不移的愛戀，成長叛逆過程，伴隨著暴力、血腥、惡臭的嘔吐，蒼白的月色，黑亮的皮膚，「感情如此強烈，無法言喻掌握，只得劇烈的嘔吐起來」。
故事開篇葉細細已經是一位正在行內竄紅的刑事律師，卻不告而別，從這世界上消失。
她固然有病，心理的病生理的病，但最大病痛是得不到她要的愛情。
小說透過第一人稱男主角與她做愛時的敘述：　細細緊貼著我的身體，如此豐盛廣大，如雨後的草原。
我無法不進入她，如同渴望水，睡眠，死。
字裡行間暴露著男人的愛慾。
而葉細細內心深處的愛慾傷痛卻是難以被理解的，不只中年醫師短暫的肌膚之親碰觸不到她最深的傷痛，這個「內裡非常柔軟敏感而又充滿痛楚」的混血女孩，她所經歷的諸般痛楚，成長過程一再被扭

曲變形的心靈，任誰也無法真正進入吧。
張啟疆／俄羅斯娃娃　（全文見1069~1085頁）　張啟疆（一九六一｜｜）國立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，曾獲時報、聯合報等各類文學獎項，著有小說集《如花初綻的容顏》、《俄羅斯娃娃》、《導盲者》等。
他創作題材寬廣，涵蓋眷村、都會、科幻、棒球、政治、經濟等等。
在漫長的創作路途中，短篇小說〈俄羅斯娃娃〉獲一九九七年第十九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。
俄羅斯娃娃的名字叫做「圓夢」，本來是俄羅斯少女待嫁時的祈福、許願之物。
層層套疊的中空娃娃，代表著圓滿與期待。
〈俄羅斯娃娃〉所描寫的是一名患有早老症的女孩，小說裡以舅舅的眼睛看見她的出生、衰竭與死亡。
俄羅斯娃娃中空裡層層疊疊的方式，一方面比喻出母體內小女孩的誕生，另一方面又是一種祈願的象徵。
〈俄羅斯娃娃〉裡說：「我忽然明白，妹妹當初不想生她不是不愛骨肉，而是對不祥生命的不忍，或許是早預知了某種不幸的模仿。
娃娃是俄羅斯媽媽的形體的賦格。
」代表幸福的俄羅斯娃娃一個裹藏著一個，卻反面凸顯了妹妹與姪女雙雙不幸的命運。
在故事的最後，姪女的遺願是想藉由舅舅的生命，轉世成為舅舅的女兒，以傷逝及期望並存的方式，表現動人的情感。
林黛嫚／平　安　（全文見1087~1108頁）林黛嫚（一九六二｜｜）台灣南投人，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。
曾獲中山文藝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。
除了寫小說，編輯小說選，曾經是《中央日報》副刊主編。
小說〈平安〉連載於二〇〇〇年二月中旬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，主人翁是一個名字叫「平安」的小女孩，她雖然名喚平安，家庭卻是一團混亂。
在平安成長的歷程裡，母親自始至終是病痛纏身，最後不幸逝世。
而平安的父親擔任小職員，在母親還未過世前，就已經有了外遇，平安的繼母就是其父的外遇對象。
就學方面，雖然平安在學校的表現是安安靜靜的好學生，但由於平安性喜浪遊，總愛跟在小學老師身後，見了他上牌桌後，平安便四處遊蕩。
當她晃到了高老頭的雜貨店，在角落看書，遭逢了人生第一次性騷擾。
二〇〇四年，林黛嫚推出小說集《平安》一書，小女孩平安在此書裡長大了，並經由平安、喜悅、美滿、杏如四個女子的故事，描述四人的家庭背景和相識過程，一一展演著以女人為主體的小說觀點。
象徵平安、喜悅、美滿、幸福的這四個女人，她們的遭遇與姓名之間的關係，在在發人省思。
陳建志／跟　蹤　（全文見1109~1130頁）陳建志（一九六四｜｜），生於台灣台中，淡江大學西洋文學博士。
二〇〇一年獲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助赴紐約進修表演藝術。
曾獲九項全國性文學大獎，包括兩屆中國時報小說獎、聯合報散文獎、華航旅遊文學獎等。
著有《演好你的前世今生》、《看夢在說話》、《孵夢解夢高手》、《在愛的森林中找出路》等散文集，與小說集《氣息》。
二〇〇二年，陳建志於麥田出版了《氣息》，被譽為是善於捕捉氣味的超感官小說家。
陳建志自身認為，《氣息》是繼《紅樓夢》、《人子》後，少數還算是有神祕主義的華文小說。
選自《氣息》的〈跟蹤〉，便是以「兩個人的對話」拉開四個人兩對男女的複雜關係。
小說一開始：公司的美編大為「過來跟我說他的奇異遭遇」。
整篇小說就是兩人從對話中，展開大為如何被女孩「跟蹤」以及何以發生此事的前因後果。
男主角故意找來資深單身女主角，細細傾訴他被附身的驚恐，既說出自己拋棄前女友的罪孽，也痛苦表達後悔的心理。
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的贖罪告白，既救贖洗刷了自己，也解脫了做為聽者的女主角。
她曾經被男友拋棄，也有一腔的怨恨與哀傷。

結局是女主角終於理解，不論男人或女人，愛是如此難以表達，以至於疑心生暗鬼。
跟蹤人的其實是心裡的鬼。
她對大為的理解與「同情」，瞬間的談話，因「移情」而拯救了自己。
女主角因感覺到那個附身與自己的關係密切，彷彿自己的化身，因而救贖了大為。
小說在情節進展中，在不斷對話而解開「跟蹤」的祕密裡，彷彿是一次次神祕的生理經驗與心理治療過程。
以對話所訴諸的懺悔與告解，結果是：「雖然經過漫長的等待，我終於說出這麼多年來想說而不能說的，我心底最深處的聲音。
」 張瀛太／西藏愛人　（全文見1131~1145頁）張瀛太（一九六五｜｜），台灣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，現任教於國立台灣科技大學。
曾獲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大小獎項二十餘種，曾連續獲選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之「台灣好小說」。
著有小說《古國琴人》、《熊兒悄聲對我說》、《西藏愛人》，以及舞台劇本《大人物》，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《盟》等。
小說〈西藏愛人〉獲得第二十一屆聯合報小說首獎。
張瀛太以第一人稱描述她在西藏與尼瑪相識相戀的故事。
在小說集《西藏愛人》的書末有附錄書信，用以佐證真實性。
小說帶有一種迷離奇幻的氛圍，敘事者形容自己前世是西藏之牧民，這次是第六次來到西藏，並不斷的想像著身世。
尼瑪稱呼敘事者為「拉姆」，意思是仙女，因此她能不帶目的地到來、也不帶期盼離去。
每次來西藏都像「回來」，而每次離去，既是離開也是回到另一個屬於「拉姆」的地方。
小說充滿著異國情調與種種瑰麗的奇想，不太確定的口吻與處處有著疑慮的思緒，將西藏的愛人推往若有似無的存在：「尼瑪，雖然我記不起曾在何處見過他。
但我的探險，尚未結束。
」有著神話一般的色彩，開啟讀者無限想像。
袁哲生／秀才的手錶　（全文見1147~1164頁）袁哲生（一九六六｜二〇〇四），高雄岡山人。
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，淡江大學西洋語文研究所。
曾任《自由時報》副刊編輯與《FHM男人幫》雜誌總編輯。
曾獲十七、二十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，及多項文學獎。
著有小說集《靜止在樹上的羊》、《寂寞遊戲》、《秀才的手錶》、《倪亞達臉紅了》、《倪亞達黑白切》、《倪亞達fun暑假》、《猴子》、《羅漢池》等。
袁哲生小說常以小人物為題材，字裡行間透露著一股淡淡的哀愁，獲得第二十二屆時報小說首獎〈秀才的手錶〉，便是典型的例子。
〈秀才的手錶〉以小孩之眼來看一名戴著手錶的秀才，故事從秀才拚命趕路寄信開始。
對於「時間的掌握」，秀才的手錶與郵差收信的時間都是非常準確的，但是小說卻一步步將秀才推往難以精確掌握的人生變化。
秀才不但在鄉人的閒言閒語裡是不事生產的人，還被大家謠傳，形容他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物。
在夾雜不少台語的小說敘事裡，阿公、阿媽、敘事者以及鄉人的對話，鋪陳著小說情節的進展，然而被書寫的焦點人物，這位「秀才先生」卻是一句對白都沒有。
這是一位沒有聲音的，不合時宜的，在大熱天鄉下整天穿著舊西裝，被認定有神經病的寂寞人物。
秀才自有善良的一面，例如他總是呆呆地拿著一枝綁著蚯蚓的竹釣竿去「餵」青蛙。
小說還穿插一段主角阿公去算命，算出大地震日期，並買了手錶來倒數的情節。
但戴上手錶後，阿公覺得時間變慢了，十一月十九日的大地震，在時針轉動下彷彿會晚點來。
與秀才無異，阿公也被未來時間的掌握給迷惑了。
敘事者說：「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面本來就有一只手錶，只要讓自己安靜下來」，就可以清楚地聽見那些滴滴答答永恆生命的聲音。
代表物理上精密計算的手錶，其實是無法準確預知人生未來種種變化的，我們何必總是迷惑於現代科技，總是急急忙忙頭破血流地追逐著現代性呢。

駱以軍／底　片　（全文見1165~1187頁）駱以軍（一九六七｜｜），生於台北市。
中國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畢業，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碩士。
曾任教於文化大學文藝創作組、師範學院兼任講師、出版社編輯。
獲得文學獎項無數，著有《紅字團》、《我們自夜闇的酒館離開》、《和小星說童話》、《棄的故事》、《妻夢狗》、《第三個舞者》、《月球姓氏》、《遠方》、《西夏旅館》等。
駱以軍踏入文壇之初，受小說家張大春及其他後現代文風影響，創作小說具有高度實驗精神，使用的是諧擬、遊戲、斷裂等充滿後現代手法技巧的寫作策略。
〈底片〉和本卷朱天心小說〈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〉一樣，採用流行的「後設」手法。
小說故意讓「寫作者的真實場景」，與虛構中的小說場景交替出現，一種後現代風格的拼貼手法，表現著真實與虛構間的模糊，界線不清。
小說課裡的小咪同學以各項拼湊的資訊，衍繹著彷彿確切存在的故事，並且樂在其中。
〈底片〉裡還使用「因為瞌睡而漏抄的一條」、「胡說」、「不斷修正中的底片」、「讓角色告訴你該如何去寫」等做為分段落小標題，顯示後現代精神裡，充滿不確定的風格特徵。
結尾更以「逼視和探索生命真相的不二法門，便是在不懈虛構和無中生有之中」為收束，人生與回憶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之下被建築而成的。
然而就連這兩句意圖刺探生命真理的話，也是出於「大約宿醉未醒」的小說老師之口，具有以小說的虛構來表現人生意義的味道。
董啟章／安卓珍尼　（全文見1189~1236頁）董啟章（一九六七｜｜），生於香港。
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，曾任中學教師、香港中文大學與嶺南大學教師。
一九九二年開始發表文章。
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，及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。
著有小說《名字的玫瑰》、《安卓珍尼》、《雙身》、《地圖集》、《V城繁勝錄》、《The Catalog》、《衣魚簡史》、《貝貝的文字冒險》、《小冬校園》及《東京．豐饒之海．奧多摩》等。
董啟章近來則以《自然史三部曲》為創作的重心。
〈安卓珍尼｜｜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〉透過一隻特種雌雄同體的蜥蜴，表現性別的矛盾與扞格。
尤其在表現女性受到男性的壓迫與影響上，提出了強烈的批判。
副標題：「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」表達了小說的虛幻與科幻，但也清楚的表現了作者別出心裁的設計。
如果有這樣一個物種的存在與演化，是「雌性斑尾毛蜥擺脫了受雄性支配的生育模式」，那麼這裡已將性別上的衝突與不平等一一昭示了。
小說裡有這樣一句：「在現在裡面，她遇見了她，她跟她說話，她想找尋她的語言，她想說她的故事、敘述她的歷史。
」能夠不接受男性的影響、不被男性書寫的歷史所敘述、尋找女性自我的語言，都是小說裡營造虛擬物種來宣揚的核心議題與意義。
黃錦樹／魚　骸　（全文見1237~1259頁）黃錦樹（一九六七｜｜），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。
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、淡江大學中文碩士、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，目前任教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。
曾獲大馬鄉青小說獎、聯合報及時報文學獎、花蹤文學獎等，是當代文學學者，身兼馬華小說作家、文學評論家。
不但編選馬華小說選集，更創作短篇小說集《夢與豬與黎明》、《烏暗暝》、《土與火》等。
獲得第十八屆時報小說首獎的〈魚骸〉，以殺龜取甲的奇詭氣氛，透過一名年輕學者的尋根，將馬華人對大中國敘述的種種複雜情感表露無遺。
從傳統說故事的角度來看，它並不艱澀難懂｜｜馬來西亞華人家庭因為馬共作亂，有一段悲痛往事。
大哥因追尋理想而失蹤，懦弱的弟弟終身追尋著哥哥的足跡，日夜想著「潛入那片沼澤深處一探究竟」。
這是弟弟一生的慾望與願望，他也認真付諸實行：果然他的追尋過程一次比一次深入，也一次比一次大膽。

最讓評論家讚嘆的是小說的「象徵層次」。
張系國便舉出〈魚骸〉以「龜的意象」貫串全文，如「遺骨沼澤的大哥，頭骨和龜殼混在一處」。
小說起始一連串引文來自中國古籍，一名年輕學者書寫著傳統中國文學的論文，暗喻著面對大中國文化的根源思考。
小說主題所開展的，也是另一種關於文化認同的，對於大中國之外的華人離散史的異史。
包括題目〈魚骸〉、龜殼與小說裡的哥哥都象徵著「遺骸」，在沼澤中尋找為了祖國失蹤的哥哥，以及與歸同音的「龜」，處處伏藏著認同與漂流的符號。
弟弟終日躲在台大文學院裡煮食烏龜，以龜骨占卜做實驗：「往往在深更人靜之時，他就可以如嗜毒者那般獨自享用私密的樂趣，食龜，靜聆龜語，暗自為熟識者卜，以驗證這一門神祕的方術。
刻畫甲骨文，追上古之體驗……」。
種種儀式，透過敘事過程的明喻與暗喻，包括哥哥遺骸「永遠身首異處」，弟弟一人關在研究室裡，沉迷於「將龜殼套於陽具」的遊戲，在在探索著海外華人對中國文化遺骸認同的嚴肅與荒謬，渴望與扭曲。
王文華／校園連環炮　（全文見1261~1282頁）王文華（一九六七｜｜），安徽合肥人。
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史丹佛大學企管碩士，曾任職於紐約Dun & Bradstreet公司、台灣迪士尼電影公司、MTV電視台。
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短篇小說首獎、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獎。
著有：《蛋白質女孩》、《61×57》、《蛋白質女孩2》、《倒數第2個女朋友》、《我的心跳，給你一半》、《如何變成美國人》、《寂寞芳心俱樂部》、《舊金山下雨了》、《天使》等。
〈校園連環炮〉原名〈性．政治．強暴案〉，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。
作者善於說故事的能力，在〈校園連環炮〉裡得到充分證明。
小說將人與人之間的誤會、渲染、誇飾、百口莫辯與媒體等結合在一起，整起校園好學生染指校花的故事發展，就像一場政治大鬧劇。
文中的學校，代表一種看不見的「體制」，也清楚顯示著權力的壓迫與逼視。
原始題名的〈性．政治．強暴案〉，與後來更名的〈校園連環炮〉，都相當精確的指向了鬧劇不斷形成的背景。
所謂校園也是社會的縮影，陳姓同學與林美珠的事件，以新聞標題或政治語言般的「你們要以暴制暴嗎？
」、「這個我們要研究研究」等推進著，所謂真相，原是被種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催化而成的，正如小說最後一段的表情與場景：「他扭開燈，攤開稿紙，開始寫下這次事件真相。
此時，我們看到他疲憊的臉上露出黑暗、詭異而寂寞的笑容。
」 賴香吟／翻譯者　（全文見1283~1338頁）賴香吟（一九六九｜｜），台灣台南人。
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，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碩士。
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首獎，台灣文學獎小說首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。
一九八七年發表第一篇小說。
散文與短篇小說散見各報章雜誌。
著有《霧中風景》、《島》、《散步到他方》、《史前生活》等。
〈翻譯者〉一開始就暗示了「政治介入歷史」（修改是修正歷史還是修飾歷史？
）在政治凌駕一切的時代，人們無法自由自在的言語，患了嚴重的「失語症」。
小說敘述者與母親，兩位女性在職業上都是「翻譯者」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卻都選擇沉默。
女主角裝啞巴不願說話，母親選擇自殺，兩代女性的「失語現象」，成為小說軸心，也呈現女主角一家做為投身反國民黨運動的犧牲與創傷。
女性敘述者透過文字與回憶，整理層層疊疊時間光影下母親的過去，試圖還原那段為民主政治，稱作反對運動時代的歷史。
但越是想探尋那段歷史，卻又流露出害怕的、刻意與之保持距離的情感。
評論家劉亮雅說得好，小說「隱喻了台灣歷經各個殖民政權的創傷」，以及身分認同上的苦惱與迷惘。

從題目上解碼，敘述者與母親都是女性「翻譯者」，卻在男性的歷史裡沉默，被剝奪了說話能力，原因便出在：翻譯不只涉及語言的不同語境，更觸及語言內在的父權倫理秩序。
不同語境之間原本難以翻譯，女性面對語境裡的「父權倫理」秩序，更只有沉默。
換句話說，在真實世界裡，她們翻譯不出發自內心的語言。
賴香吟的小說文本裡，充斥著種種代號與符碼，而在混亂的、不同歷史詮釋與翻譯的九〇年代台灣社會，她用細緻的小說語言，為我們「留下一個走失了主角的，翻譯者的故事」。
林明謙／掛鐘、小羊與父親　（全文見1339~1370頁）林明謙（一九七〇｜｜）高雄人。
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，國立藝術學院戲劇所碩士。
曾擔任電視台企劃、記者、雜誌編輯與大學講師等各種職業，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。
著有《左撇子的眼睛》、《掛鐘、小羊與父親》、《墜落之前，溼落之後》，小說家除了工作閱歷豐富，還喜歡音樂、旅行與異國美食。
從〈掛鐘、小羊與父親〉在文本中間穿插「小說才進行了一半左右，請耐心閱讀」這類敘述方式，可知其使用後現代或後設的拼貼手法。
作家以童年的片段記憶，不斷干擾，影響著故事的現在進行式。
掛鐘存在的舊歲月、關在閣樓上躲進陰影的父親、與女友小羊放蕩不羈，逃學做愛，不負責任的中學生活。
小說裡搬演著一家人各種腐敗的故事，呈現至親間灰暗的人性面。
敘事之間看似輕鬆寫實，精神的一面卻背負著難以承受的沉重包袱。
書寫方式採取大量的時間跳接，一段段交叉出現的場景，像在拍攝一部超寫實紀錄片，打破時空邏輯，將記憶的黑暗面一片一片保存下來。
父親自殺前放火燒光記憶殘骸，躲進了時間體內，敘述者自身也被時間與記憶緊緊追趕著。
小說結尾，當敘述者猛然打開閣樓上的老掛鐘，氣味與記憶四散。
他寫道：　　腐敗的青春、驚人的時間，就趁著開門的這個動作，從此地一股腦兒逃逸出這棟房子、逃逸出我們哀怨的生活、再逃逸進入永恆的失落中。
　　幾句話宣洩著主角人物的心靈黑暗。
時間的腐味流竄四散，既象徵心中陰影須尋找出口的迫切，也說明童年記憶對成長的深刻影響。
此刻我們更發現：小說家的寫作過程，竟同時是贖罪的旅程。
打開記憶的時鐘，傾吐心靈的碎片與穢片｜｜小說家面對讀者大眾，好比面對一位可靠的心理醫生。
寫作者在叨叨的敘述過程裡，似乎一邊也醫治了心靈深處的懦弱與不堪。
陳　雪／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　（全文見1371~1396頁）陳雪（一九七〇｜｜），本名陳雅玲，台灣台中人，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。
著有《只愛陌生人》、《惡魔的女兒》、《愛情酒店》、《橋上的孩子》、《蝴蝶》、《陳春天》、《惡女書》、《附魔者》等。
不只小說創作上質與量俱佳，更以聚焦性別議題、裸露的情慾書寫廣受評論家關注。
九〇年代文學所謂「新感官小說」，情慾書寫之風格特色在〈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〉中體現無遺。
新感官小說的文字特徵，在於性愛的華麗與歡愉禮讚，透過情節與人物關係，表達人性中愛慾的腐蝕與不朽，肉體的昇華與憂愁。
小說敘述者也是女主角草草，她與男人之間的性愛是無動於衷的，但她與女友阿蘇之間就能獲得極高的愉悅。
只有在這種與同性歡愉作愛的情境中，草草才能忘卻男人將母親奪走的傷痛，獲取天使的翅膀，遨遊天際。
此外，小說主題欲呈現的「母女關係」以及「母親的形象」頗值得注意。
草草父親早逝，母親賣淫的「妓女身分」令女兒一直感到不齒與憤怒。
為了報復，她離家四處漂泊，翻覆在無數男人懷抱中，雖然她「陰道裡有一把剪刀，心裡也有」，所以她根本上無法愛，直到認識阿蘇。
但母親終究是母親，小說結尾處，女兒於逃離多年之後，追尋阿蘇不著，終於追尋到母親身邊，臥倒

在母親墳墓之前，「宛如蜷縮在她的子宮」，享受著母親子宮中的溫暖。
草草在墓前喃喃地敘述著不曾對母親表露的情意，她「第一次感到土地的堅實可靠」，也終於能清楚分辨自己對母親的感情。
小說開篇，女主角第一眼看見同性愛人「阿蘇」，便確定她們是同一類的人｜｜都是遺失了翅膀的天使，「眼睛仰望著只有飛翔才能到達的高度」，而赤足走在炙熱土地的同類，總失去了人類該有的方向。
小說最後，女兒認同了母親的結局，自然不是巧合，而是作者精心的設計。
從墓碑上，讀者忽然看到草草的母親原來叫「蘇青玉」；而草草的女友，那位令她臉紅心跳手足無措，既真實又像虛構，苦苦追尋的愛戀對象，同樣名喚「阿蘇」。
追尋愛人阿蘇的同時，她也尋找著另一個答案，詢問自己為什麼拚命寫作的答案。
而一路苦苦追尋的結果，她終於找到母親的墳墓：寫著「蘇青玉」，另一個阿蘇。
母女相會的結局並非偶然而是必然，草草終於在墓前傾訴著難以言說的同性之愛。
當草草說著「我愛你，千真萬確」的時候，抬頭看見天上的雲朵，漸漸聚攏成一雙「天使的翅膀」。
小說至此輕輕畫下句點：天使就在眼前，她不必再費神尋找。
洪　凌／星光橫渡麗水街　（全文見1397~1420頁）洪凌（一九七一｜｜）本名洪泠泠，台灣台中人。
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，英國薩克斯大學英國文學碩士。
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、全球華人科幻小說獎、文建會及國藝會文學創作獎助金等。
著有《魔鬼筆記》、《酷異劄記：索朵瑪聖域》、《肢解異獸》、《異端吸血鬼列傳》、《末日玫瑰雨》、《女身男人》等。
從上述書名看出洪凌的創作屬性鮮明，是科幻形式與性別議題的奇異結合，不但狂烈大膽，描繪各種同性戀、陰陽人，生香活色加上科幻魔幻的豐沛想像力，給九十年代的情慾書寫打開更大的創作版圖，援用洪凌自己的話，「不安定的華豔魔物」。
〈星光橫渡麗水街〉即是一篇以寫實街名抹上科幻色彩，用黑色幽默書寫性別議題，並對既有體制促狹諷刺的異色小說。
小說始於一段「謀殺事件簡報」，內容乃一系列「精采絕倫、創意十足」的男體姦殺案，死者全是炙手可熱的中生代軍政界男性。
讀到結尾，便知一口氣幹下這十二件血案的，是一位妙齡女同性戀歌手。
她將血案現場拍成一疊照片，作為「引我注意的誘餌」。
而敘述主角的評語是：「天啊！
那些噁心的男體，像是一攤攤腐爛的堆肥，橫陳在各個犯罪現場。
」從這小段開頭與結尾，讀者不難體會洪凌筆下的暴力血腥與性別意識。
她魑魅冷峻的情節除了纏綿如吸血鬼的同性愛戀，題材更涉及電腦網路、龐克科幻、日本少女動漫、拉丁文字根與未來城市的森羅萬象。
洪凌表達情慾與性別意識的詭譎風格，玩得真是既變態又可愛，彷彿小說界「風華凌厲的黑道少女教主」，字裡行間充滿背德與叛逆，邪門與魅力。
黎紫書／山　瘟　（全文見1421~1442頁）　黎紫書（一九七一｜｜），本名林寶玲，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市，怡保霹靂女中畢業。
曾為《星洲日報》專題作者，也是獲得花蹤大獎最多的馬華年輕作家。
一九九六年獲第十八屆聯合報短篇小說首獎，二〇〇〇年再以〈山瘟〉獲第廿二屆聯合報小說首獎。
另曾獲冰心文學獎與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等。
著有《天國之門》、《山瘟》、《出走的樂園》、《微型黎紫書》、《無巧不成書》等。
文字穠膩綿密，想像力奇詭，且長年居住大馬，熟悉家鄉人事，被認為是九十年代「馬華文學最被看好的小說家之一」。
對照本卷另一篇同樣以南洋風雨為場景，同樣得到副刊首獎的「馬華小說」，〈山瘟〉比黃錦樹的〈魚骸〉，文字更加鮮活跳脫，題材意象更接近庶民百姓，因而地域性也更強。
小說透過冷眼旁觀的年輕敘述者，看似鋪陳一段不起眼的家庭興亡史，實際上透過「祖上」這位「一輩子貧困」，在南洋華人社會夾縫中猥瑣求生的小人物，從他一生滄桑歷史，透露的不只是殖民地邊

緣族群的辛酸，（日本仔來了英國人走、日本仔走了英國人來），也從他老鼠般精靈，怯懦失德的個性（好賭敗家，妙舌生花，大小老婆一輩子耍賴），對照出「山神溫義」神勇不群的英雄氣概。
換句話說，小說兼寫小人物與大歷史，既有在黃老仙廟裡討生活的祖上，有叢林中神出鬼沒，偉岸魁梧，最終討了原住民為妻的溫義，敘述者更藉由人物關係，祖上片斷零碎的口述與回憶，拼接出一段背景雄闊沉鬱，一九四〇年代的馬共興亡史。
〈山瘟〉最值得稱道的是文字。
作者用說書一般半新不舊，卻又新又舊的敘述文體，更用老舊黃曆的黃道吉日作為分段綱目，像漁網一樣，把一篇小說的形式與內容交織得天衣無縫。
小說的宗教色彩濃厚，佛與道，基督與黃老仙，不但混雜於同一個神位，死亡與神仙入夢的情節，既沖淡了各條農民曆上的格言說教，也抵銷了華人遇事求神的迷信氣質。
宗教與魔幻色彩在字裡行間出沒，表現出來卻是一種衰頹與無常之感。
〈山瘟〉以山神溫義為題，表面描繪一位獵捕敵人的草莽英雄，讀者看到的，卻是殖民時期馬共一頁抗爭痛史。
站在灰暗處用華麗文墨寫生的小說家，藉由家族滄桑的演義筆法，回溯一代英豪的消散，在真實場景與魔幻意象之間，建構個人記憶也寄託南洋華人的深沉感傷。
紀大偉／蝕　（全文見1443~1465頁）紀大偉（一九七二｜｜），台灣台中人。
台灣大學外文系碩士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。
曾獲華航旅行文學獎、聯合報中篇小說獎等多種獎項，著有《戀物癖》、《感官世界》、《膜》、《晚安巴比倫》、《酷兒啟示錄》等。
〈蝕〉有如預言著未來世界的同志相處模式，因而鋪設父母親皆是同志的小說情境。
故事以海綿體大樓為場景，佐以昆蟲都市的想像，用怪異冷酷的未來社會展現同志受到的欺壓。
小說裡的「同性戀」一詞不斷被與邊緣化或較為負面的詞語放在一起。
〈蝕〉細細描繪這個被昆蟲附魔的都市，又以「矯正」等字眼鑲嵌在對話中，一一指出同性戀的困窘處境。
小說透過主角之口說道：「反正，生活中的真善美總是棄我而去」。
除了替同性戀者在社會遭逢的歧視發出不平，字裡行間也浮出一種被世界遺棄的孤寂感。
比之早期白先勇寫〈孽子〉時代對同志身分的遮遮掩掩，紀大偉的「酷兒」立場要明確得多，也多了一層同志族群身分認同的自主與自覺。
與洪凌的〈星光橫渡麗水街〉相比，同樣以科幻想像書寫同志議題，有別於洪凌辛辣諷刺血肉淋漓的女同志狂戀，紀大偉的男同志世界，盤桓於社會性別規範邊緣，雖同樣不甘於雙性戀霸權的壓制，卻要溫柔也「溫情」得多。
從〈蝕〉裡幾個主角人物不是橫死就是自殺，耗費大量文字解說同性戀者的邊緣身分，比較而言，較少抗爭與挑釁，較多宿命與蒼涼。
小說裡有這麼一句對白：　　被社會排擠，當然不舒服。
像我們這種人，有不少人在思春期嚴重懷疑自己的生命價值。
……可見我們這種人的成長是多麼艱辛！
　　紀大偉提出同性戀在社會環境中難以安身的艱辛成長過程，但語調並不辛辣，沒有諷刺與嘲弄。
他筆下的科幻場景未來世界，雖然硬體環境冷冰冰涼颼颼，城市裡到處是電冰箱般的一棟棟高樓，然而與洪凌的凌厲不同，其男同性戀世界裡，保留了人世溫馨的「母子」之情與兄弟手足之愛。
今日社會異性霸權對同性戀的歧視與欺壓，到了未來世界，轉化成為對「食蟲族」的歧視欺壓。
小說裡凡是有想像力的小說家、藝術家，都是食蟲族。
如果未來世界成為一種有如昆蟲互相吃食殘殺的人際網絡，被邊緣化的藝術家或同性戀者，處境之艱辛不難想像，從這裡我們也看到酷兒作家悲觀的一面。
導讀者簡介 應鳳凰　　台北市人。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，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文學所碩士、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文學系博士。

早年以收集整理文學史料工作聞名，為《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》發起人及主要成員之一。
　　曾任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編輯、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，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。
著有《台灣文學花園》、《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》、《文學風華｜｜戰後初期十三著名女作家》等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精選15年來、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代表性小說！
大系小說卷中選收1989~2003年間66位台灣小說家的作品，加上應鳳凰逐篇導讀文能領略小說之美，體會讀小說的樂趣。
篇篇耐讀、該讀。
小說卷（三）收錄20位小說家：　霍斯路曼?伐伐、朱天心、嚴歌苓、拓拔斯?塔瑪匹瑪、黃碧雲、張啟疆、林黛嫚、陳建志、張瀛太、袁哲生、駱以軍、董啟章、黃錦樹、王文華、賴香吟、林明謙、陳雪、　洪凌、黎紫書、紀大偉

作者简介

馬森　　精選15年來、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代表性小說！
大系小說卷中選收1989~2003年間66位台灣小說家的作品，加上應鳳凰逐篇導讀文能領略小說之美，體會讀小說的樂趣。
篇篇耐讀、該讀。

编辑推荐

★中華現代文學大系（貳）收錄二十位小說界極具帶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。
★特增收名文學評論家應鳳凰教授撰寫導讀，引領讀者在閱讀散文作品之餘，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主編簡介　　馬森　　為當代小說家、劇作家、文學評論家。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士語文碩士，一九六一年赴法研究戲劇、電影，並入巴黎大學博士班研究文學，後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。
在法國創辦《歐洲雜誌》，先後執教於法國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、英國倫敦大學、香港等地大學，足跡遍世界四十餘國。
返國後，先後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、成功大學、南華大學等校，一度兼任《聯合文學》總編輯，現已退休。
著有小說《夜遊》、《府城的故事》、寓言《北京的故事》、文論《東西看》、散文《墨西哥憶往》等數十種。
導讀者簡介　　應鳳凰　　台北市人。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，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文學所碩士、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文學系博士。
早年以收集整理文學史料工作聞名，為《當代文學史料研究叢刊》發起人及主要成員之一。
曾任《中國時報》人間副刊編輯、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，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。
著有《台灣文學花園》《五〇年代台灣文學論集》《文學風華---戰後初期十三著名女作家》等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